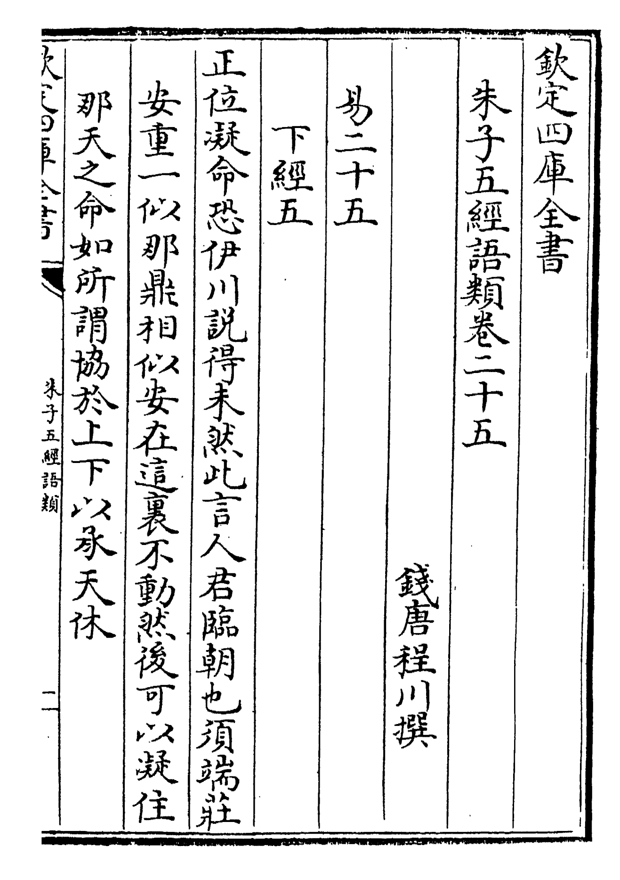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五

錢唐程川撰

易二十五

下經五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鼎象傳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葢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

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

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閒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已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

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
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
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
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
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
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
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髙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怎麽生可畏可歎

沈僩錄

鼎初六爻辭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

夔淵錄

鼎初六爻辭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林學履錄
鼎九三爻辭
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晏淵錄
鼎九四爻辭
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晏淵錄
鼎六五爻辭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為宗廟社稷
又作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

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劉礪錄

震彖辭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夔淵錄

震彖辭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

器之事未必象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

不知何氏録

震象辭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蔓淵録

震象辭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語言

劉礪錄

震六二六五上六爻辭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𦒿淵錄

震六二爻辭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𦒿淵錄

艮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

皆吉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喫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

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爲寇者爲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祛病而我亦得爲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爲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

沈僩錄

艮

錄中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劉礪錄云居八卦之上凡上九爻皆好

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内外皆止是内止天

理外止入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内者不得出此意如何曰何故恁地説因論艮其背彖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盖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

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
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
論彖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
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解聖人作而萬
物覩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爻之辭看作何
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嘗有建侯意
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亨于岐山亨
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以此推之皆

可見矣

萬人傑錄

艮彖辭并論經義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曼淵錄

艮彖辭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

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王過錄

艮彖辭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解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己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

箇物不相秋採

晏淵錄

艮彖辭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問易傳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

安其内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伯恭又
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見者眼雖見而心不見
恐無此理伊川之意却不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程子之意否曰老子之意是
要得使人不見故温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
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欲實其腹是要得
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人不爭強其骨是要得人作

學後人解得皆過高了

賓從周錄字文卿丹陽人丙午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七歲池錄十四卷中

艮彖辭

錄中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李方子錄云也不知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錄中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六句襲蓋卿錄云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義理之當為不知為張三李四錄中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二句方子錄云只見道理不見那人錄中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句下蓋卿錄云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欽夫謂當去之際二字今按易傳已無之際二字錄中是程子之意否曰句下方子錄有不然字錄中認得老子本意句下方子錄云溫公解云不見可欲是防閑民使之不見與上文不貴難得之貨相

似錄中是要得人無思無欲方子錄云是使之無思算無計較錄中是要得人充飽方子錄云是使之充飽無餒錄中四要得人三字方子錄中四句並作使之錄未後人解得皆過高了方子錄云溫公之說止于如此後人推得太高此皆是言聖人治天下與易傳之言不同又曼淵錄云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為也亦不是易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各止其所他這裏卻看得止字好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彖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畧對

李方子錄

艮彖辭

錄中止其所也句下賓

從周錄云極解得好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廖德明錄

艮彖辭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得見此身之為利為害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

不見身方能如此

林學履錄

艮象辭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

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則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

葉賀孫錄

艮彖辭

守約問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卻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點撿

錢木之錄

艮彖辭程傳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

聽言動則内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慢惰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横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

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温公注如此解蔡丈說不然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人又說得深必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

裏面滚

葉賀孫録

艮象辭程傳

問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切恐外物無有絶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絶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都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

蕭佐錄

艮彖辭程傳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

句伊川却説得好若移此處説它腦子便無許多勞擾

林夔孫録

艮彖辭程傳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為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為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美物人固有觀之

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為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彖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

李杞録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録二十一卷中

艮彖辭程傳

問伊川解外物不接内欲不萌此說如何曰只外物不接意思亦難理會尋常如何說這句某詳伊川之意當與人交之時只見道理合當止處外物之私意不接於我曰某嘗問伯恭來伯恭之意亦如此然據某所見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問先生如何解行其庭不見其人曰如在此坐只見道理不見許多人是也曰如此則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協曰固是不協伊川此處說恐有可疑處看彖

辭艮其止止其所也此便是釋艮其背之文艮其止便是引艮其背經文或背字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或以止字解背字不可知伊川於此下解云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當只如此說萬物各有所止着自家私意不得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他人也

張洽錄

艮彖辭程傳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内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

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林學履錄

艮彖辭程傳

艮云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始須如此視藏中知言說㬟

而養之終耳順從心此亦是始終之道

楊方録

艮彖辭程傳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為止也

沈僩録

艮彖傳

録中止固是止池本作行固非止録中然行而不失其正池本作行而不失其理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

天光發是也

林學履錄

艮彖傳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

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其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用己意解

得不是若是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解出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亦是他人利見之非是此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者多為占得者設

蓋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之有屯卦言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蓋是占得此卦者之利耳晉文公占得屯豫皆得此辭後果能得國若常人占得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道理但古者占卜立君卜大遷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又問屯何以利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辭復云利建侯又問如何便是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世之抽籤者尚多有與

所占之事相契又曰何以見得易專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于西山皆是亨字古字多通用若卜人君欲祭山川占得此即吉公用亨于天子若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近天子耳凡占若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即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於卦象上討義正淳謂二五相應二五不相應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指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義不相應則亦然昔敬夫為魏

公占得睽之蹇六爻俱變凡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其占云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為甲冑為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為口舌又悅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為艮艮止也是議和者亦無所成未幾魏公既敗湯思退亦敗皆如所占

黄㽦録

艮彖傳程傳并論經義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曼淵錄

艮九三爻辭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

林學履錄

漸象傳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曼淵錄

漸九三九五爻辭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

故用不同也

林學履錄

漸九三爻辭

沈僩錄同

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

沈僩錄

漸九三象傳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

㬥淵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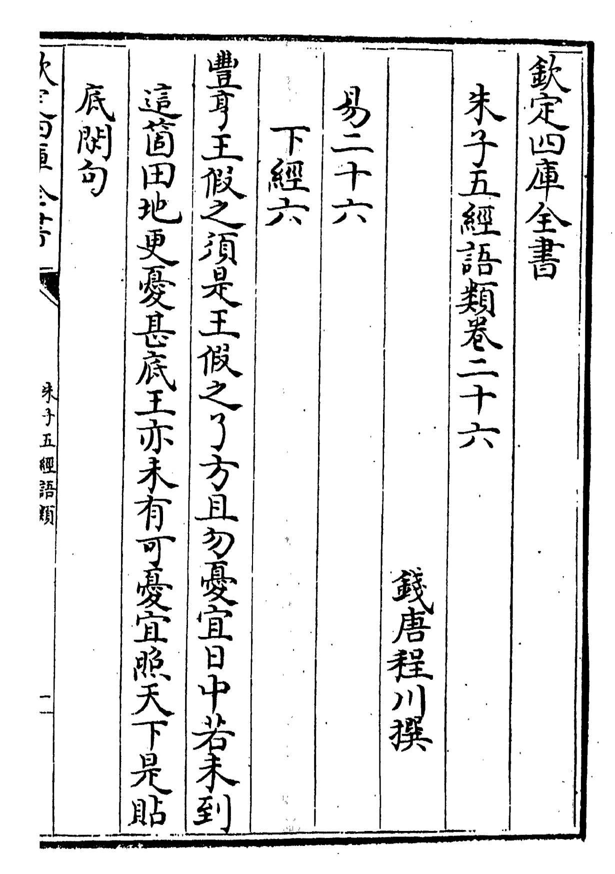
歸妹彖傳象傳程傳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晏淵錄

歸妹彖傳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六

錢唐程川撰

易二十六

下經六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閑句

晏淵錄

豐彖辭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

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

沈僩錄
豐彖傳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

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况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處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却去當豐

亨豫大之時須是德地修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不知何氏録

豐彖傳

仲思問動非明則无所之明非動則无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

章伯羽録

豐初九爻辭程傳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不
會九四上六爻文義又與三爻不同

不知何氏錄
豐九三九四上六爻辭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
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
如此

林學蒙錄
豐九四爻辭象傳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様言其屋高大到於

天際却只是自蔽障潤

林學蒙錄　豐上六象傳

錄末或作却自是自障礙夔淵錄同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這旅則甚

夔淵錄　旅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夔淵錄　旅象傳

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旅九四爻辭　賀淵錄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春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

旅六五爻辭　林學蒙錄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㬢淵錄

巽彖傳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中字是兩番降命令否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説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沈僩錄

巽彖傳

錄中詔令之入入三句林學履錄云如命令之丁寧告戒無所不至也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不知何氏錄　巽象傳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不知何氏錄　巽九二爻辭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可吝

不知何氏錄　巽九三爻辭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

不知何氏錄　巽六四爻辭程傳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

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夔淵錄

巽九五爻辭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日之占模様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不知何氏錄

巽九五爻辭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夔淵錄

巽九五爻辭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

夔淵錄

兌彖傳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兌彖傳
　　䕫淵錄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兌九五爻辭
　　䕫淵錄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

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

林學履錄

渙彖辭

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林學履錄

渙彖傳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爲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

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驀兩爻底

晏淵録

渙彖傳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

晏淵録

渙彖傳程傳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為得

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為得位彖辭如此說未密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四為得位是如何

林學蒙錄

渙九二六四爻辭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䕫淵錄

渙九二爻辭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當渙者莫甚於己

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羣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
渙六三六四九五上九爻辭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不知何氏錄
渙六三爻辭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

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説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説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髙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説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楊道夫録

渙六四爻辭

渙其羣乃取老蘇之説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箇

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又曰如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不知何氏錄
渙六四爻辭

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燛淵錄
渙六四爻辭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

隊當散

夔淵錄

渙九五爻辭并論六四爻辭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

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

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夔淵錄

渙九五爻辭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

無意葢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逺雖至幽至逺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

楊道夫録

渙九五爻辭

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

𡻕淵録

渙九五爻辭本義

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説得王居无咎差了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疑

不知何氏録

渙九五象傳

説以行險伊川之説是也説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不知何氏録

節彖傳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以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無悔蓋節

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説也説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

林學履録

節彖傳爻辭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没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廝匝了更

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脩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

僩錄

節象傳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節初九九二爻辭　　旻淵錄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不知何氏錄

節九二爻辭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晏淵錄

節六四九五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七

錢唐程川撰

易二十七

下經七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烏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

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林學履録

中孚

柔在内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虚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説得好他只遇着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説去若遇不齊整底便説不去

𧟌淵録

中孚象傳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虚而能順承波浪洶

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不知何氏錄

中孚象傳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晏淵錄

中孚象傳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不知何氏録

中孚象傳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着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

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着水方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

林學履錄

中孚九二爻辭并論經義

錄中具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至末胡泳錄云讀易如水面打毬不沾着水方得若着水便不活了今人都要按從泥裡去如何看得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繫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晏淵錄

中孚九二爻辭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

林學履錄

中孚六三爻辭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呂燾錄

小過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

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底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

䕫淵錄

小過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

林學履錄

小過彖辭本義

小過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

林學蒙錄

小過彖傳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林學履錄

小過彖傳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林學履錄

小過彖傳

問叶韻曰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九三凶如何也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若仍從平聲位

不當也終不可長也便是叶了六五已上也上字作平聲上六已亢也便也是平聲疑葢十一唐中上字無平聲若從側聲但終不可長也長字作音仗則當字上字亢字皆叶矣皆在四十一漾韻中

不知何氏錄

小過爻辭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林學蒙錄

小過初六爻辭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

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夒淵錄

小過六二爻辭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夒淵錄

小過九四上六爻辭并論九三爻辭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沒討頭處

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説以長字為上聲用

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

莫一向要進

不知何氏錄

小過九四爻辭象傳

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沈僴錄

小過九四象傳

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㬊淵錄

小過六五爻辭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㬊淵錄

小過六五爻辭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了只小小底正在了通若能戒懼得常似今日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了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只是不好去了

林學蒙録

既濟彖辭

了小當作小了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了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㬊淵録

既濟彖辭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夔淵錄

既濟彖辭

既濟初九義无咎也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音斗九三憊平聲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爲朞

不知何氏錄

既濟爻辭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

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

林學蒙錄

既濟九三爻辭

問三年克之憊也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林學履錄

既濟九三象傳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林學履錄

既濟六四爻辭象傳九五上六爻辭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

如此

曼淵錄

既濟六四爻辭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林學履錄

未濟

一本注云黃士毅本記此段尤詳但今未見黃本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㬊淵錄 未濟象辭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林學履錄 未濟象傳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

以正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其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説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説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着與孔子分疏

不知何氏録

未濟爻辭

錄末句一本云只是似這處貴分疏所以有是說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叜淵錄

未濟爻辭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必竟涉

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晏淵錄

未濟初六九二爻辭

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沈僩錄

未濟初六象傳

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也

不知何氏錄

未濟初六象傳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孚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

又曰益損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

林學蒙錄

未濟九四上九爻辭

看來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不得

林學蒙錄

未濟六五上九爻辭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

竊謂未濟則當寛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當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林學履錄

未濟上九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七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八

錢唐程川撰

易二十八

繫辭上傳一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萬人傑錄

第一章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髙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不知何氏録

第一章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

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夔淵錄

第一章

天尊地卑節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

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

周謨録

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說天地造化實體以明下句是說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楊氏說得深了易中固有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

黄㽦録

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沈僩錄

第一章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説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黄㽦錄

第一章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楊氏之説為方字所拘此只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意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耳伊川説是亦是言

天下事物各有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

黄𣈶錄　第一章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吕燾錄　第一章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劉礪錄

第一章

錄中方以事言萬人傑錄云方猶事也

問變化是分在天地上說否曰難為分說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漸漸化將去不見其迹又曰横渠云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說既而曰適間說類聚

羣分也未見說到物處易只是說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自有吉凶下篇說得變化極分曉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

劉砥録

第一章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衮同說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

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陳文蔚錄

第一章

錄首問不知變化二字云云林學履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為將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三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即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夔淵錄

第一章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

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兊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

董銖録

第一章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

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不知何氏錄

第一章

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竒耦雜而為八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自易言一說則剛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

黄樒錄第一章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説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黄樒錄第一章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

黄樒錄第一章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曾祖道錄

第一章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

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龔蓋卿錄

第一章

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縣知州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

廿節錄

第一章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周謨錄

第一章

乾以易知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疑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健不能也

沈僩錄

第一章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住入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説他恁地做時不費力

晏淵録

第一章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隂受乾之生物如

缾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别無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董銖錄

第一章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説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説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

薹之間因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又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

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陳文蔚錄

第一章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

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

便只言力行底事

黃㽦錄

第一章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湯泳錄

第一章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游敬仲錄字連叔南劍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九卷中

第一章

問乾坤易簡曰易簡只看健順可見又曰且以人論之如健底人則遇事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稟得性順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省事自然是簡簡只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黄㽦錄

第一章

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

萬人傑錄

第一章

伯謨問乾坤簡易曰易只是要做便做簡是都不入自

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上為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葉賀孫錄

第一章

問乾坤易簡曰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健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同行不妨拚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

細看便見又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是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是箇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自是易

林學蒙錄

第一章

錄中他是健了饒本云逐日被他健了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夔淵錄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周謨錄

第一章

金去偽錄同

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

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堵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堵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雖是說話足雖是行履如虎嘯風冽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所以為至健坤則行到前面遇着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

為順

沈僩錄

第一章

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礪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這處便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只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則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初不費氣力又曰簡

便如順道理而行却有商量

不知何氏録

第一章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之蓋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

黄啚録

第一章

只為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縁得有功也

周謨録

第一章

易繫解易知易從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内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協力一於内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已者兼於外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

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

周謨錄

第一章

蕭凡問德業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

龔蓋卿錄

第一章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李方子錄

第一章

黄子功問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寛博吾不惴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强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

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孫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

陳文蔚錄

第一章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着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

按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為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賢

黄㽦錄

第一章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

程端蒙錄

第一章

伯豐問成位乎其中程子張子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

聖人程子說不可曉

黄㽦錄

第一章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八